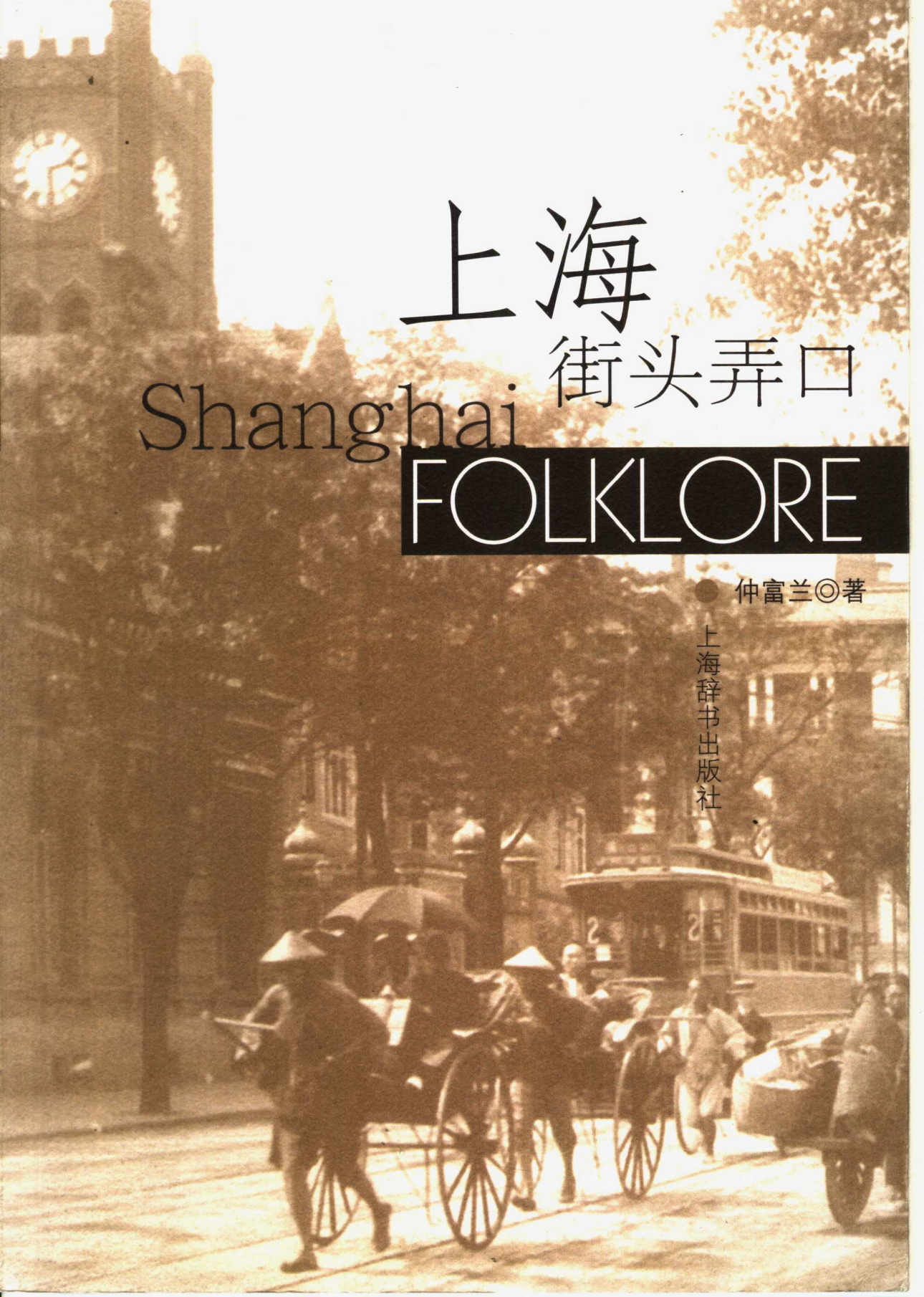




上海

街头弄口

Shanghai

FOLKLORE

● 仲富兰◎著

上海辞书出版社

上海

街头弄口

Shanghai

FOLKLORE

仲富兰 著

上海辞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上海街头弄口/仲富兰著.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8
(上海书系)

ISBN 7-5326-1962-1

I. 上... II. 仲... III. 社会生活—上海市 IV. D67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50578 号

上海街头弄口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上海辞书出版社
(上海陕西北路 457 号 邮政编码 200040)

www.ewen.cc www.cihai.com.cn

上海社会科学院印刷厂印刷

开本 710×1000 1/16 印张 13.5 字数 230 000

2006 年 8 月第 1 版 200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4 250

ISBN 7-5326-1962-1/K·334

定价: 20.00 元

如发生印刷、装订质量问题,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联系电话:021—65676017

自序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关于上海的“怀旧热”持续升温，我作为一个新闻工作者，同时也是一个民俗文化学研究者，一直在关注着这股热流的涌动。曾经陪伴了上海人整整一个世纪，熟识而又须臾不可离开的传统习俗、生活方式、文化环境及街景民风，随着城市改造中老街、旧里、陋宅、危房的消失而渐渐消逝；那推窗即见邻家饭菜的亭子间、小贩吆喝声声入耳的石库门弄堂、高低不平走在上面会发出清脆动听响声的弹格路……随着新世纪的到来，这些老上海风情，已经成为和将要成为一种怀旧文化被人们收藏在深深的记忆里，并沉淀在城市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不仅是像我这样年纪的人，还有很多比我年长的“老上海”，他们对这一切流露出怀旧的情愫，实在是一种人世间很美好的情感。

如同一个人具有多重人格一样，上海这座城市也是一个极其复杂的混合体。上海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曾经折射出的多重色彩，并不是简单的“怀旧情感”所能容纳的。上海的城市风貌、城市结构、城市内容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然而，这种迅猛的城市巨变同时又使上海人失落了什么？无疑，失落的是最具上海人特征的生活方式。苏州河上“渡口”的消失，街头弄口“老虎灶”的打烊，皮匠摊、铜匠摊、修理棕绷摊、修钢笔摊的歇业，最后的剃头担子被送进了老上海博物馆……推倒与重建、更新与新生，改造中和改造后的上海城市更具规模、更富有现代气息，也更繁华。然而，市区居民大量迁移到郊区，大约一半弄堂的消失，使原先支撑着上海人的弄堂文化一下子如釜底抽薪，众多上海人尤其是中老年人产生了一

种莫名的失落和飘忽的感觉。这是因为，几代上海人形成的生活方式在震荡变迁中裂变，他们固守已久的传统风俗也在新旧交替的阵痛中衍变，广大上海市民为上海的重生，确实是付出了高昂的代价。

“弄堂”这一上海市民特有的居住方式之所以为千千万万上海人所喜爱和留恋，主要是由于它具有浓烈的人情味。在这里有着其他现代居住方式中难以形成的亲密的邻里关系，因为“弄堂”这样一种城市公共空间给邻里交往提供了极大的可能性，有时甚至是强迫性。人们常说“低头不见抬头见”，邻里之间在这样一种生活空间中被紧密相连在一起，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因此也带来强烈的地域感、安全感和家庭感，如石库门住宅往往多家使用一个厨房卫生间，就形成了“七十二家房客”的“超家庭”现象，原本属于家庭内部生活的某些内容被公共化了。我们在弄堂中常常可以看到一种犹如城市油画般的景观：主妇们倚门而坐，一面做家务，一面与邻居拉家常，一面又照看着正在弄堂里玩耍、游戏的孩子；弄堂里则有一小群一小群老人聚在一起，或打牌，或下棋，或聊天，或在剃头，或在看人修伞、修棕绷什么的，其乐融融。我们还常常可以看到一家喜百家来贺，一家灾百家来援；邻里间偶而磨擦口角，便会引来更多邻居的劝阻；许多老人热衷于弄堂公益活动，比如打扫卫生、互相照应（帮邻居照看小孩、下雨天黑帮着收衣服）等；若发现陌生人，总有热心人询问、注视等。弄堂内这种邻里关系是非组织的、自然的，因而也更有人情味和审美情趣。这一切都可以用“守望相助”这句话来概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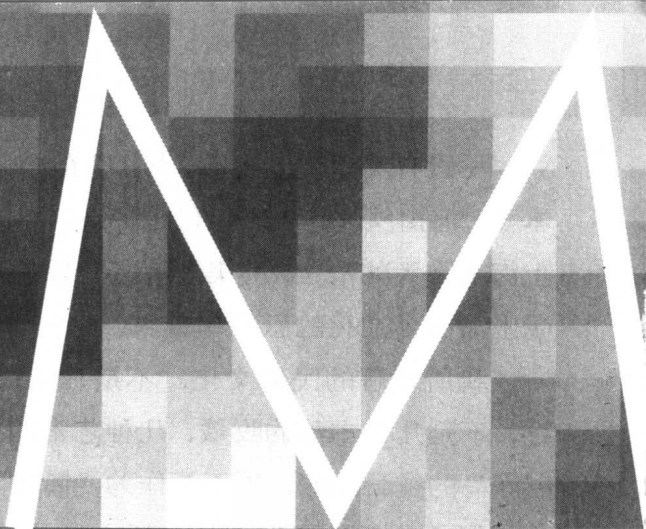
如今，同样的这些人住进了两室一厅、三室一厅，空间宽敞了，生活方便了，却少了生动的生活情趣和浓浓的人情味。弄堂文化在城市改造中被肢解了，而海派文化底蕴同样在人们的精神状态中悄悄地发生流变。该走的总要走，不管那里深藏着我们多少情感与多少留恋，“老上海风情”将随着旧世纪的结束而存入上海的记忆，进而成为跨入新世纪的上海人记忆中的风情。

尽管有关这类老上海“怀旧”的书籍已经出了不少，但我的这本《上海街头弄口》不仅仅是怀旧，更多的是想记录和汇集：记录上海人昨天的沧桑，汇集上海人曾经的民俗，进而留下我多年来对于上海民俗文化的思考和感慨。

我所理解的民俗文化，不是几个民间故事，不是几首弄堂歌谣，不是几个古董的收藏、几种艺术的描摹，也不是“陈芝麻、烂谷子”的往日旧账，更不是作为“怀旧”的谈资。民俗文化应该是沟通民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反映民间社区的和集体的人群意愿，并主要通过人作为载体进行世代相传和传播的生生不息的文化现象。它是由历史沿传而来的，又在现实生活中繁衍，具有一定特色的风俗、习惯、心态、制度等，是一个内涵相当丰富、外延相当广泛，反映民间文化最一般规律性的概念。贯通古今，接通现实生活的芸芸众生的生活血脉，曾经的时尚是今天的民俗，今天的时尚是历史的延续，民俗文化应该是积淀在我们上海人心头恒久的城市精神和民族精神的具体而生动的体现。

上海毕竟是创造过辉煌、创造过奇迹的城市，我们的祖父、父亲等上几代先人洒在这块土地上的血汗，一定会收获累累。上海具有良好的历史文化传统，而历史可以影响未来，只要我们真正重视一代又一代上海人在奋斗过程中创造并留下的宝贵的精神文化遗产，并在当今全球化的背景下发扬光大，赋予这个城市以自由的、民间的创造活力，上海不仅是充满希望的，而且是前途无量的城市，它总有在文化上重新崛起的一天。我们期待着明天的上海更美好！

◎目录



自序

老上海裁缝手艺和绒线生活 003

话说中山装 0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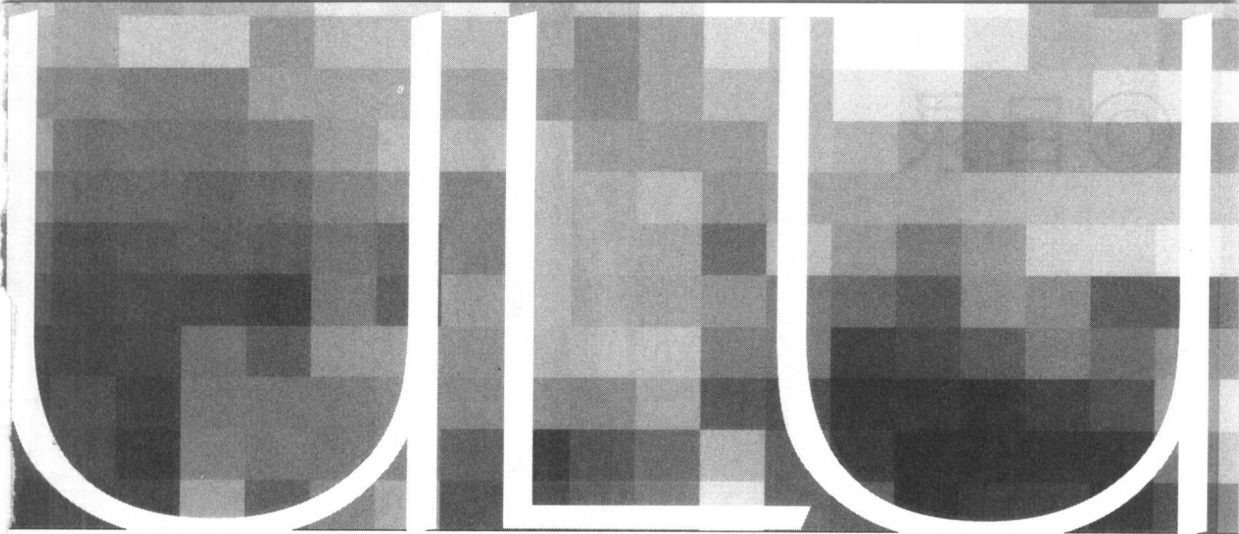
赶时髦与海上时装勃兴 018

菜场、饭摊和“包饭作” 025

犹忆孩提食粥时 033

海派菜肴“吃得开” 043

衣食风尚



弄堂口的剃头店	053
石库门话旧	060
弄堂：热闹的公共空间	069
“滚地龙”与棚户区的形成	080
弄堂游戏杂忆	089
捉蟋蟀·买蟋蟀·斗蟋蟀	095
花鸟虫鱼与赏花传统	100

弄堂风景

◎目录

马路风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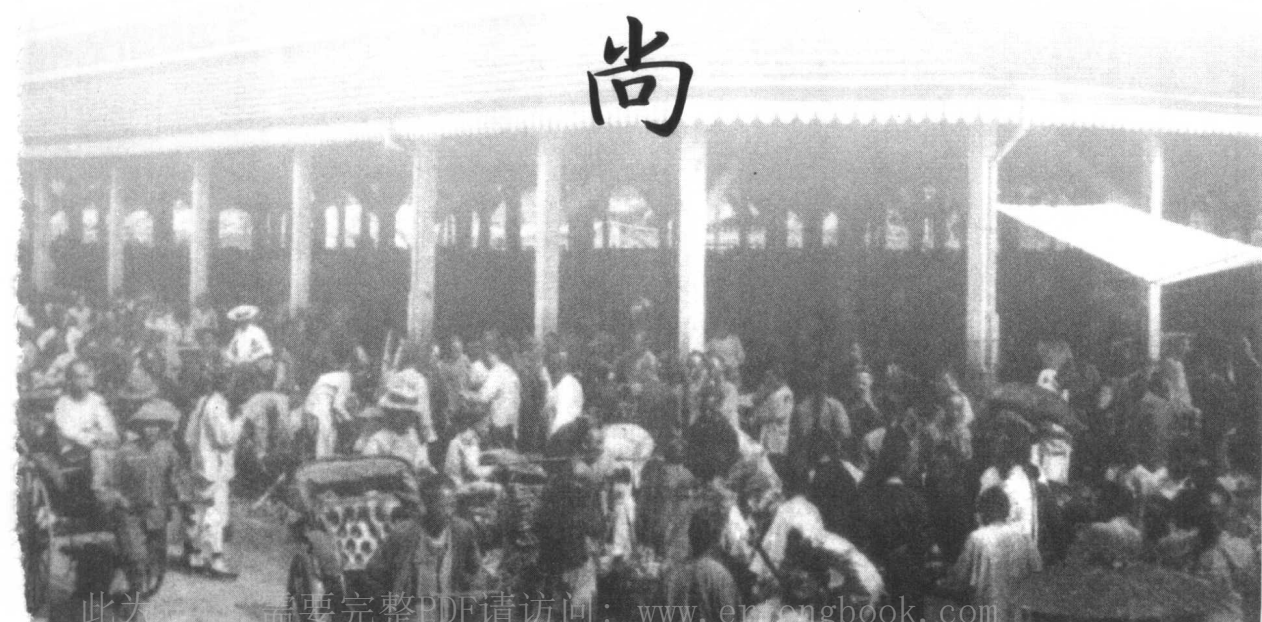
- 107 黄包车小史
- 116 “小热昏”卖梨膏糖
- 124 街头市场众生相
- 134 趋时善变的行话市语
- 143 荐头店的前世今生
- 150 老上海的商招与月份牌广告

都市
风尘

- 161 都市消暑方式种种
- 170 洋人宠犬“白相人”
- 177 老上海的娼妓
- 186 上海滩赌博风气谈往
- 194 迷信陋俗与数字禁忌

后记

衣 食 风 尚



老上海裁缝手艺和绒线生活

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前后，上海妇女服装在西洋装束的影响下，一改宽大传统而变得“竞尚紧小，伶俐可喜”（陈无我《老上海三十年见闻录》）。此后，这种风尚流播甚广，“自同光以迄宣统，妇女服饰以上海为最入时，流风所被，几及全国”（徐珂《清稗类钞》）。不仅服装整体发生风格变化，而且服装的各种配套装饰也深受西洋物质文化的影响。不管是西洋传入的荷叶边和舶来的袜子、香水、怀表、皮鞋，还是早已被人们爱不释手的衣绦边、金属纽扣、绒毛线之属，在那个时代，惟洋是尚，越洋气越好。有人总结说，越是新人物，越用外国货。这已经同时代趋新的风气合一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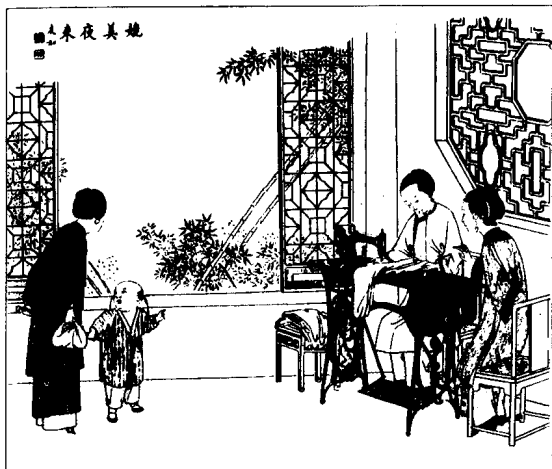


003

上海人引以为骄傲的是上海史上出现过对中国纺织事业有杰出贡献的棉纺织技术革新家黄道婆。黄道婆是宋末元初松江乌泥泾镇（今徐汇区华泾镇）人。她向黎族人民学习，改革纺织工具，传授纺织技术，促使家乡一跃而为全国最大的棉纺织中心，松江布也赢得了“衣被天下”的美誉，反映了早期上海人精于纺纱织布和手工缝纫的传统。早期的上海手工纺纱，要经历轧棉花、弹棉花、捻棉线、织布、漂染等多种复杂的工序。老上海的竹枝词为我们留下了当时情景的具体描绘，如反映轧棉花的竹枝词：“老法轧花欠高妙，轧得手酸出花少。新法何如机器好，又省工夫又灵巧。我忆当年黄道婆，造棉新法想来多。道婆若是生今日，研究机工更若何。”又如反映弹棉花的竹枝词：“木棉花，出松江。弹做絮，做衣裳。御寒更宜制成被褥，新被新褥最好睡个新嫁娘。新嫁娘弹新被褥，羞得面孔红馥馥。”昔日的捻棉线，也完全是手工操作，由少妇或老姬把一块瓦片放在膝盖处，在瓦片上搓棉线，边搓边把搓好的线绕成线团以便使用。

◎ 棉纺织技术革新家黄道婆。

人们将棉线织成布匹，或者将蚕丝变成绸缎，再从布店、绸庄买来衣料。但是，要为男女老少、贵人平民等制成既合身又体面的衣服，必须要有制衣工匠。于是，各



◎ 清末妇女使用缝纫机做女红的情景。

种各样的裁缝店便纷纷在上海开张，裁缝匠（上海人通常称年长的裁缝师傅为“老裁缝”）成了社会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员。直到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上海的弄堂裁缝还是极为普遍的。记得我小时候，居住在徐家汇老街附近的平民区。我的母亲是一个勤勉持家的善良妇女，她宁肯自己节衣缩食，也要把我们兄妹

六人打扮得干干净净的，当时家里所有的衣服都仰仗弄堂口的裁缝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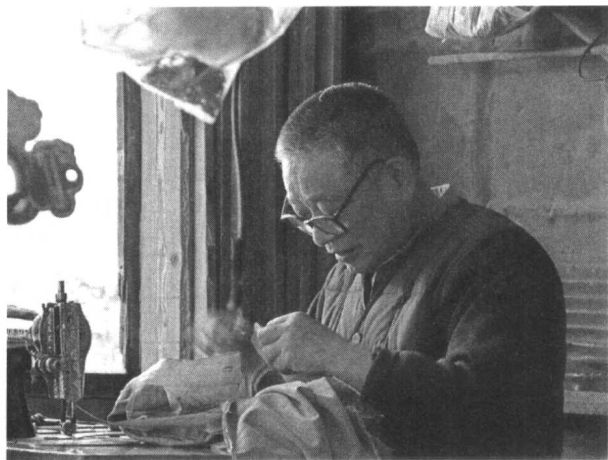
记得那个老裁缝姓杨，是从苏北乡下来的，家中排行第五，人称“杨小五子”，母亲一直要我们叫他“杨五爷”。杨五爷中等个子，话不多，人挺和气，从我记事开始，就没见过杨五爷与谁红过脸。常年的飞针走线，使他的眼睛一直眯缝着。那片裁缝店，说是店，其实也不过是弄堂口的一开间，一块烫熨衣服的横板，一架老式的缝纫机，一把竹尺，一包弹粉（划粉），一把烙铁，当然还外加一个煤球炉。杨五爷肩上通常挂着一根皮尺，腕上带着一副褪了色的袖套，鼻梁上搭着一副大方眼镜。

到“杨小五子”裁缝店做衣服，有几个优点：一是做工精细，那个时候的手艺人，全凭自己的真本事吃饭，千针万线，都是自己的艰辛劳作，不懂得“讨巧”与“省工减料”。二是收费低廉，大部分平民人家要做衣服，还能承受得起。最主要的是，杨五爷的工钱可以赊账，衣服做成了，你拿回去穿就是了，至于工钱有了再给，杨五爷的口头禅就是“没事，回头有钱再说”。所以，在我们弄堂里，他人缘极好，大人小孩都喜欢他。在徐家汇老街一带，这个“杨小五子”老裁缝，几乎受到所有居民的欢迎。1959年上海交通大学扩建校区，我们家搬到虹桥路靠近番禺路的塘子泾，老邻居就此分别，以后我再也未见到过这个弄堂口的老裁缝。

关于杨五爷的身世，我知之甚少，但在老上海的街头弄口，类似的裁缝店可谓星罗棋布，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文革”开始。

永年
Shanghai

◎ 上海都市文化的一道风景：
弄堂裁缝们秉承了老前辈的缝纫
工艺，精心制作着五颜六色的衣
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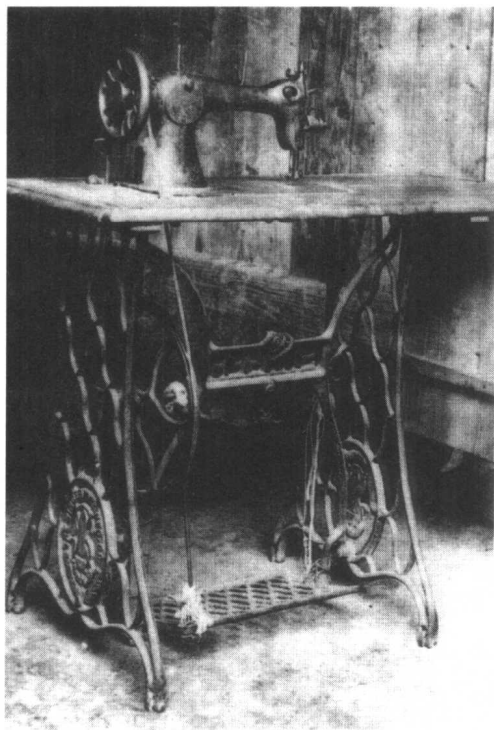
与其他行业的手工劳动者一样，裁缝师傅也有他们的“行业规矩”。例如，他们敬奉轩辕氏为行业的祖师，所用量布的尺也名为“轩辕尺”；学做裁缝要先当三年学徒，俗称“吃三年萝卜干饭”；学徒先要学做“滚

边”和各种花色的纽扣，三年满师才能上案板；当学徒的每天除了生炉子、烫熨斗外，有的还要为师傅、师娘倒“夜壶”、做杂活，小心服侍着老板夫妇和各位师傅。总之，裁布剪料、穿针引线，凡事都得用心用功。公馆里的老爷、少爷、太太、小姐，定做长袍马褂、旗袍短袄，多一寸嫌太宽太长，少一分怪太紧太短。要刚巧合身才可得赏金，稍不满意，当场退货，

还要赔料。许多后来的时装店老板，都是经历过裁缝学徒生涯磨炼的。

风尚 Folklore

街市上的裁缝店，大小规模不一，但大抵都悬挂着一块“苏广成衣铺”的市招，并不是老板姓名叫“苏广”，而是一些裁缝手艺人的小型作坊，由富有经验的裁缝为主，雇佣两三名裁缝工，加上家属和学徒，专门代客加工各种来料，缝制苏式、广式等中式男女服装，也代客配办衣料，所以，人称“苏广成衣铺”。在这种行业市招前，稍有声誉的也加上“××记”的店号，以便顾客识别。他们的设备简单：租一间店堂，设有一块工作台板，全凭手工操作，稍



◎ 城市里常见的老式缝纫机，踏板一踩，轮子便“咚哐咚哐”地飞转起来……如今渐渐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了。

◎ 前卫货越来越多地进入上海人的生活,裁缝店正在消逝,老裁缝的手艺也面临失传,但是人们还是忘不了那曾经的生存空间。图为老上海石路(今福建中路)衣街上的裕昌衣庄和源大衣庄,这里四季都有袍套出租。

后也配置了缝纫机。由于他们做工精巧细致、式样新颖应时,又是量体裁衣,舒适合身,所以很受各阶层市民的欢迎,成为一个社会上普及的行业。

在上海裁缝行业中,最为有名的要算是浙江奉化裁缝。奉化人为了谋生,背井离乡,到外地去求活路。就像扬州人外出凭自己手中的三把刀一样,奉化人两手空空,告贷无门,也是凭着三把刀——菜刀、剃头刀和剪刀,去烧菜、剃头和当裁缝。他们不少人走南闯北,有的甚至飘洋过海到异国他乡,学得了一手做西装的技艺,回国



后便来到上海滩开西服号。上海开埠后,来淘金的洋人都自带西服,中国人也不习惯穿外国衣裳,以致沪上第一家“王兴昌西服店”开办后无人问津。老板王浚木在焦急中终于等来了第一位顾客,他竟是当时有名的革命党人徐锡麟。徐锡麟要求在三天之内为他制成一套西装。老板如期赶出,徐锡麟十分满意,“王兴昌”也因此而名声大震。

1910年(清宣统二年)由王浚木的儿子王财荣(一作王才运)开设的“荣昌祥呢绒西服号”,地址在南京路(今南京东路)西藏路(今西藏中路)转角处(今中百一店址),为上海第一家具有规模的男式呢绒西服店。王财荣十三岁从奉化到上海学裁缝,继承其父西服制作技术后,决心开拓西服行业,施展抱负。西服号开设后,王财荣精心设计,扩大业务,将呢绒零售、批发、配料、裁剪、制作融为一体,并兼营

衬衫、羊毛衫、领带、鞋帽等与西服有关的附件商品，以花色繁多，一应俱全，而吸引中外顾客，从此“荣昌祥”以“奉帮裁缝”名店而享誉沪上。王财荣协助孙中山先



生裁制中山装的故事，更是传为佳话。以后，王财荣在奉化的同乡和亲友，都来上海学艺，开设西装店。店中既有工场裁缝师傅，又有店员，还有经销人员。因为他们都是奉化人，所以人们称做西装的为“奉帮裁缝”。王财荣不仅培养了大量西服制作人才，而且具有爱国心，被推举为各马路商界联合会总会长，1931年病逝后由徒弟王宏卿接任经理。1934年，广东籍资本家蔡昌暗中买下该店地产权，欲造大新公司（今中百一店）。“荣昌祥”与其对簿公堂而败诉，经调解获得赔偿金后，被迫拆房迁店至原址对面。一年

后又迁至重庆参店旁（今王星记扇子店）。解放后，改称“荣昌祥西服店”。1959年9月，并入“春秋西服商店”。

“老上海”大抵知道“鸿翔”这块服饰业的招牌。这家以做女式服装闻名的服装店也开设在南京路上，是上海滩上历史最长、开店最早的一家时装公司。“鸿翔”创始人金鸿翔自幼家境贫寒，十三岁就到上海中式成衣铺当学徒。他不仅聪明伶俐，很快学到了一套好手艺，而且善于观察当时上海流行和崇尚什么服装。有些风流小姐、倜傥学生以穿西服为时髦，金鸿翔就跳槽改学西式裁缝。满师后，1914年初赴俄国海参崴在其舅父开设的西式服装店做工，翌年返回上海，到“悦兴祥西式裁缝店”当技工。在接待外宾和女客过程中，金鸿翔积累了不少业务经验，也萌生了独辟蹊径的念头，于是就另立门户自己开业经营。1917年，金鸿翔筹资在静安寺路（今南京西